

蘇東坡

张旭军 著

断案传奇

湖州篇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蘇東坡

张旭军 著

断案传奇

湖州篇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东坡断案传奇·湖州篇 / 张旭军著. -- 昆明:
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 9
ISBN 978 - 7 - 222 - 10271 - 2

I. ①苏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侦探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5573 号

出品人 刘大伟
责任编辑 唐贵明 胡萍
责任校对 胡萍
装帧设计 西里
责任印制 洪中丽

书 名 苏东坡断案传奇·湖州篇
作 者 张旭军 著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 650034
网 址 www. ynpph. com. cn
E-mail rmszbs@public. km. yn. cn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34
字 数 657 千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排 版 昆明滇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2 - 10271 - 2
定 价 39.00 元

尊敬的读者: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发行部电话: (0871) 4191604 4107628 (邮购)

目 录

第一卷 小镇魅影

- 一 村妇之死····· 1
- 二 风流命案····· 10
- 三 疑云又起····· 20
- 四 峰回路转····· 30
- 五 正人君子····· 39
- 六 孔雀东南飞····· 47

第二卷 明珠奇案

- 一 明珠失窃····· 58
- 二 红颜多祸····· 64
- 三 书生盗贼····· 73
- 四 江南乐府····· 82
- 五 无头尸案····· 91
- 六 扑朔迷离····· 98
- 七 夜探虎穴····· 107
- 八 美人何在····· 112
- 九 智审顽凶····· 119
- 十 湘潭居士····· 128

第三卷 死亡咒语

- 一 椁棺尸变····· 138
- 二 道观疑案····· 148
- 三 千年孽蛟····· 152

四 神秘买家	163
五 真君咒语	175
六 五材帮会	185
七 死亡真相	194
八 金蝉脱壳	206
九 蛟龙现形	214
第四卷 丝绸阴谋	
一 蹊跷买卖	218
二 为富不仁	224
三 祸起萧墙	236
四 强而强之	244
第五卷 密室之谜	
一 水井浮尸	256
二 血字疑凶	263
三 黑衣刺客	268
四 杀人灭口	276
五 原形毕露	287
六 刺客何人	295
七 廿年夙仇	305
八 密室真相	313
第六卷 神秘窃案	
一 西子阁楼	321
二 家贼难防	329
三 隔墙有耳	337
四 泼皮之死	347
五 怪诞命案	355
六 渐露端倪	365
七 另有玄机	374

第七卷 百年古宅

- 一 客栈命案····· 391
- 二 百年古宅····· 400
- 三 卷轴玄机····· 409
- 四 传世之宝····· 415

第八卷 福寿之门

- 一 庸医难逃····· 425
- 二 洗尘思善····· 436
- 三 佛口蛇心····· 448
- 四 诡异幻景····· 461
- 五 勾心斗角····· 469
- 六 冥顽不灵····· 480

第九卷 投刀赤

- 一 两书生····· 490
- 二 三春店····· 502
- 三 四大人····· 510
- 四 投刀赤····· 524
- 五 小人得志····· 535

第一卷 小镇魅影

楔子

茫茫夜幕下，屋舍、树木若隐若现，远山如魔影般狰狞。夜风吹拂，稍稍有些凉意。万籁俱静，唯有不知名的虫儿唧唧叫唤着，远处偶尔传来狗吠声。一条身影急匆匆的走过，寂静中传出嚓嚓的微微脚步声，借着微弱夜光，辨认得是一个女子的身影。

那女人步伐急促，似是心中有些胆怯，唯恐何处钻出一个厉鬼来。那女人转入一条小道，小道的两旁野草丛生，树木阴森，益发令人毛骨悚然。猛然间，那女人听得身后“啪嗒”一声，不由“哦”的惊呼一声，急忙回过头来张望，黑乎乎甚么也看不见。那女人壮起胆来，弯身摸过一块石头，低声惶恐喝道：“是哪个？”没有回应，那女人将石头打了过去，闻听得石头落入草丛中，然后悄然无声了。那女人似乎放下心来，转身又往前行。

那女人的身后不远处，隐隐约约闪出一条魅影。那魅影悄无声息地跟了过去。那女人行不多远，似乎感觉到身后有物什，又惊恐地回过头来，猛然见得可怕的魅影就在自己面前，不待他惊呼，那魅影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。那女人使出浑身力气，居然摆脱了那魅影的魔爪，正待转身逃窜，又被那魅影扑倒在地。

那女人惊恐万分，借着微微夜光，看清了那魅影的面目，不由惊诧道：“怎的是你？”不待那女人再说话。那魅影早已骑压在那女人身上，双手紧紧掐住了那女人的脖子。那女人临死前亡命挣扎，不觉间扯下了那魅影身上的一件物什。

就在此刻，不远处传来了连连的咳嗽声……

一 村妇之死
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！

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，谈笑间、檣櫓灰飞烟

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间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。

——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

这阙词是大宋一个名唤苏轼的名儒所作。这苏轼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别号东坡，眉州眉山人士，天资聪慧，过目成诵，是人中骥骥，有通今博古之学、经天纬地之才。他的父亲苏洵（字明允，号老泉）、弟弟苏辙（字子由，晚年自号颖滨遗老），都是当世的名家，世称“三苏”。

嘉祐二年四月八日，苏轼一举而中。文坛泰斗欧阳修见到苏轼的文章，惊诧不已，叹道：“老夫当退让此人，使之出人头地。恐怕三十年后，无人再谈论老夫了。”此时，苏轼才二十岁。

话说大宋神宗天子在位，拜王安石（字介甫，号半山）为宰相，此人也是一代奇才，博闻强记、殚见洽闻、目过十行、书穷万卷，可谓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。王安石入仕以来，兴利除弊，颇有声望，后经韩魏公举荐，升为扬州太守。神宗年间，拜为宰相，封荆国公。上至天子，下及百姓，无不称其贤，以为昆山片玉、伊周再生。唯有同朝文臣苏洵不以为然，曾作《辨奸论》讽刺他。

王安石素来重才，以苏轼为槃槃大才，世间罕见，有意委以重任。然而，苏轼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屡屡上书神宗皇帝。王安石暗闻，心中愠怒，便奏请皇帝，让苏轼担任开封府的推官，掌管勘察刑狱，有意为难于他。却不想苏轼断案如神，很快便把开封府整肃一新。因着朝廷各派势力争权夺利、勾心斗角，依仗王安石得势的御史中丞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等人为了铲除异己，一心想置苏轼于死地。苏轼无奈，只得请求外任。

苏轼外任多年，颇有作为，深受各路州府百姓爱戴，其间，他游览名山大川，了解民俗风情，写出了许多千古绝妙诗词，也流传下来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故事，有逸闻趣事，也有断案传奇，后人尊称苏轼为苏公。

且说神宗元丰年间，苏公调任湖州太守，赴任路上，游山玩水，吟诗作赋，意气风发，早已忘却朝中的是非瓜葛。不一日，苏公一行进入湖州地境。那湖州之地，在太湖之滨，三国吴时为吴兴郡治，盛产蚕茧、水稻、鲜鱼、湖羊、丝绸、湖笔、绫绢、羽毛扇等；又风光旖旎，山清水秀，林寒涧肃、民风淳朴、含哺鼓腹，虽然不如京城繁华昌盛，却别有江南水乡情趣。

这一日，落日临西，桑榆幽幽，路上的走客行色匆匆，归心似箭。苏公站在道旁，但见前方炊烟渐起，薄雾缭绕，茅屋瓦舍参差叠现，估摸有七八十户人家，显然是一个江南小镇。

苏公急忙唤来管家苏仁，令他先行前去找寻一家客栈，以便家眷驻足歇息。那苏仁的父亲自小长在苏家，为老苏家主持里外，深受苏老泉注重，后娶了老夫人的贴身丫鬟为妻，生下一子，苏洵为小子取名苏仁。苏仁自小在苏家长大，整

日与苏氏兄弟做伴，也读些书识些字，加上头脑聪慧，勤劳任怨，与苏家老少男女非常亲近，当为家中弟兄。苏仁年少在眉州的时候，曾受山寺一位老僧点拨，学得些拳脚功夫，耍得刀剑棍棒，尤其练得一手奇门兵刃，唤作分水峨眉刺，前后三十六式，式式凶险，兀自厉害。苏公非常喜欢，从眉州到京城又到各路州府，都带苏仁在左右，作为长班。

行至庄镇口，苏仁折回来禀报，只道是这小镇上有一家福来客栈，尚余有四五间空房。苏公令他头前引路。车马到了福来客栈，店主笑脸相迎，招呼小二牵马入厩，暗中打量家眷、匣箱，猜想是官宦人家，更是殷勤相待，笑引苏公入得屋来。

苏公环视四下，虽是村野小镇，茅茨土阶，却也干净整洁，四张木桌，十余把杉木椅，临墙是五尺高的柜台，柜台上放着笔墨账簿与黑漆算盘。店主是个中年男子，和颜悦色，轻拂椅面，招呼诸位客人歇坐。苏仁甚是勤快，不多时端水过来，侍候老爷夫人洗脸。店主很是歉意，只说这本是店小二的事，何劳客官。苏仁笑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敢问店家，此去湖州府城还有多远？”店主回答，有四五十里，明日一早起程，估摸两三个时辰即可到达。苏仁拱手道谢。

苏公洗脸完毕，坐下身来，询问店主当地的民风民情。店主一一回答。原来此地唤作钱家庄，庄民多以养蚕纺丝为生，本是钱姓宗族居住，因为驿道自小镇经过，南来北往，栉霜沐露，多了不少外姓人家，小镇也日渐繁荣。出庄镇往西走，约三里之遥，有一白马湖，满堤杨柳，别有风光。

苏公微点额头，手捋胡须。夫人王氏知道苏公有游湖之意，但见天色已暮，加上车马劳顿、身心疲惫，便道：“老爷不如暂且歇息，待明晨早起，令苏仁先行。曦日初升，湖光荡漾，清风拂面，万千柳条，岂不更妙。”苏公心领神会，拈须而笑，道：“夫人所言甚是。”是夜，众人早早睡下。唯有苏公秉烛夜读，直到子牌时分，方才上床歇息。

次日一早，苏公梳洗后，等不及吃饭，唤上苏仁，出了福来客栈。这钱家庄虽小，却也喧哗热闹，镇街当中有一条青石板路，贯穿南北，两旁店铺人家已陆续开门。早起的小贩沿街叫卖，吆喝声抑扬顿挫，此起彼伏。苏公沿街而行，兴趣盎然。

出了街头，道分两支，一前一右，前行半里地，却见得不远处的山坡下围有众多村民，交头窃语，不知发生了甚事。不时有村民飞奔前去。苏仁好奇，拉住一名村民，打问道：“这位大哥，如此匆匆忙忙，不知前方发生了甚么事端？”那村民立住脚步，上下打量苏仁，道：“闻听说是死了一个人。”苏公诧异道：“死了人？”那村民瞥了一眼苏公，不再多言，飞奔去了。苏仁道：“老爷，不如我等也去看看。”

苏公点了点头，抬步往前，苏仁紧跟其后，舍了大道，经过山边一条泥泞小

道，来到了事发地点。此刻早已围着二三十名村民，男女不等，三三两两在耳语，指指点点，嗟叹不已。苏公主仆立在众人身后，跷足探头张望，只闻得前面有人大声道：“诸位乡邻，暂且退后，切不可坏了现场。我已唤人快马报官去了。”

苏公听得旁边一个挑着豆腐担子的年轻男人低声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他！”另一个男人似有些幸灾乐祸地道：“这种人，死了便死了。我钱家庄的名声都是坏在他等手中。”又有一个提着锄头的男人连连点头，附和道：“说的极是，伤风败俗，无耻至极。钱贵娶了这种女人，真的是有辱钱氏祖宗。”苏公听得明白，原来死者是一名女子。

正思忖间，又闻前方有人大声道：“请诸位乡邻各自散去，死因尚未查明之前，万不可妄言妄听、多言嚼舌，以免挑起闲言，引起事端，牵涉无辜。”苏仁询问一名村民：“前面那说话的人是哪个？”那村民见苏仁面孔陌生，道：“这位便是我钱家庄的长者，钱孝老先生，与庄里钱大善人同宗，可惜家道中落，现在庄中开设私塾，教化子孙。他为人不偏不党，所以庄中的纠缠争端多请他出面调停，往往化干戈为玉帛，深为宗族乡邻敬重。”

苏公闻听，肃然起敬，挤上前去。只见得钱孝老先生约莫五旬有余，慈眉善目，正竭力劝说乡人散去，不可因无端之事妄误生计。众乡人不便违背长者的良言，纷纷后退，远远立着，却不肯离去。

但见钱孝先生身后约莫二三十步远，躺着一具尸首，面目已遮盖，从死者衣服分辨，确是一名女子。苏公上得前去，见得先生，拱手施礼。钱孝先生连忙还礼，道：“这位员外气宇不凡，想必是路过敝庄的贤人。不知有何见教？”苏公道：“钱老先生乃乡中长辈，蔼然仁者，遇物持平，申明大义，在下早已耳闻。若言见教二字，实不敢当，在下想上前查看一下那尸首，不知可否？”

钱孝先生惊异不已，连声摆手道：“不可不可。这种事情应由官府作来处理，员外乃过路之人，与此没有干系，多有不便，恐招人多舌。且请员外退避一旁。”苏公微微一笑，把个眼色与苏仁。苏仁领会，走上前去，在钱孝先生耳边低语几句。钱孝先生闻言，脸色顿变，急忙施礼。苏公伸手托住老先生，轻声道：“折杀在下了。”钱孝先生正言道：“太守大人白龙鱼服，驾临敝庄，草民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”

众人看见这般情形，不免惊讶。苏公低声道：“老先生言重了。”钱孝先生道：“如此事端，大人躬身力行，小民不便多言。请大人这边走。”钱孝先生闪身一旁，引苏公近得尸首旁。围观乡人甚是诧异，顿时窃窃私语，跷足探头观望。

苏公注视四下，但见茅草丛生，那女人尸首便藏在茅草丛中，身穿杏黄衫儿，下着红绢裙儿，脚着一双红布绣花鞋。苏公细心查勘衣裙，掀开面孔的遮

布，只见那女子鬓发散乱，面容惨白，细看来确有几分姿色，尸首尚有丝胭脂味儿。拨开尸体衣襟，脖颈部赫然有青紫掐痕，显然是被掐致死。又察看死者的左手，纤纤玉指早已没有了血色。

众人不免好奇，又慢慢围观过来，交头接耳说着话。苏公看罢左手，又看右手，死者右手竟呈拳状，似乎手心中握有一物，强行扳开手指，只见掌心中有一个小荷包儿。苏公取过荷包，前后察看，用粗布缝成，手工精巧，解开小布团扣子，探看里面，却空空如也。苏仁立在身后，轻声道：“莫非是死者挣扎反抗时无意间抓夺了凶犯的？”苏公嗅了嗅荷包，微皱眉头，随即将荷包放归原处。

苏公站起身来，回头询问钱孝先生道：“敢问先生，是何人首先发现这尸首？如若在此，请唤上前来。”钱孝先生会意，冲着众乡人叫道：“钱二，你且过来。太守大人有话问你。”众乡人中走出一名三十岁左右的汉子，憨厚老实模样，战战兢兢。钱孝先生道：“你且将如何发现尸首一一告知大人。”

钱二连声应着，不敢抬头，心存余悸道：“小人钱二，以狩猎为生，白日在山上设下夹套，等候野物上钩。次日清晨上山取货，上市去卖。昨日黄昏小人下得山来，并无甚怪异。今日五更，小人起床上山，路经此处，朦胧中见得草丛中似有一团物什，走得近来一看，却原来是一个人。亏在小人胆大，不曾吓着，叫唤几声，不见他动弹，小人才多了几分疑心，暗想：难道是死人不成？小人借了老虎豹子胆，上得前去，仔细一瞧，哎呀！这不是庄上钱贵的浑家周玉儿吗？”

苏公问道：“你认出了这妇人？”钱二点头道：“小人一眼便认出了他。”苏公问道：“你可曾动过尸首？”钱二拨浪鼓般摇头，道：“这女人声誉不佳，小人怎会动他。再说，一大早的，一个妇人如死狗般躺在这里，一动不动，小人猜想其中必有蹊跷，就匆匆回了庄，告知大伙。到现在连山上的野物也不曾去取回来。”

苏公挥手让钱二退了下去。钱孝先生俯首问道：“大人有何高见？这妇人的死……”苏公道：“依钱二所说，这妇人死在昨日夜间。尸首脖颈处有明显掐痕，是被人所杀。”钱孝先生一惊，疑道：“我钱家庄向来民风淳朴，乡人老实规矩，何人怎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？唉！”苏公问道：“闻听众乡邻言语，这周玉儿平日行为似有所不端？”钱孝先生叹道：“风言风语、飞短流长，不过是传闻罢了，并不曾有谁亲眼看见。不过老夫窃以为此言绝非空穴来风。”

苏公道：“这周玉儿夫家唤作钱贵，这钱贵现在何处？”钱孝先生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这钱贵本也是个读书人，说来还是老夫的门生，后因他父亲亡故，余下母亲，加之乡试未中，便弃学从了商，目今在湖州城中做些胭脂花粉生意，他尚不知此事。老夫已唤地保进城去通告他了。”

苏公环顾四下，不见有悲伤的人，疑道：“怎的不见周玉儿的婆婆？”钱孝先生急忙寻望众人，道：“老夫早已叫人前去通告了，不知钱婶为何迟迟未到？”

苏公默然思忖，道：“想必官府的差人不久将到，现场当由他等勘察。我尚不宜插手。”随后嘱咐钱孝派遣人手守着尸首，万不可坏了现场，直到公差到来。

苏公离了现场。苏仁紧跟其后，问及是否还去白马湖。苏公摇头道：“我意返回街坊，去周玉儿家查问一二。”苏仁不解，道：“老爷方才已申明，此案不宜插手，为何又要前往查访？”苏公轻捻胡须，道：“适才乡人众多，其中难免混有耳目。我那言语不过诳骗他等。我食朝廷俸禄，身任湖州太守，今湖州百姓出事，焉有不睬之理？”苏仁道：“老爷说得是。不过，此案自有公差捕快来处理，老爷尚未上任坐堂，恐怕……”

苏公打断苏仁言语道：“公差自办公差之案，我不与干涉，又有何妨？不过，此案蹊跷之处颇多，恐非寻常命案。”苏仁连忙追问。苏公道：“你且抬起脚来看。”苏仁不解，抬足探望，只见鞋子边沿沾满了淤泥，是方才行走在泥泞山道的缘故，此外并无怪异之处。

苏公也抬起脚来，苏仁俯身细看，除了淤泥，没有甚么可疑。苏公手指鞋底，道：“我等鞋上尽沾黄泥，只因那山间小道有几处积水未干，淤泥满坑，过路的人虽然绕边而过，仍然难免沾污。而那周玉儿的鞋子干净无污，你道是何缘故？”苏仁好奇道：“为何？”

苏公淡然道：“只因周玉儿并非死在山间路旁，而是另有他处。”苏仁惊讶不已，道：“依老爷看来，那凶手是在他处杀害周玉儿，而后利用夜色将尸体抛在那山脚下的草丛中？”苏公点头道：“正是，那凶犯将尸首扛在肩背上，所以尸首的鞋履干净。想必这凶犯是个身强力壮之人，且熟悉本地地形。”

苏仁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此案并不复杂繁琐。”苏公瞥了苏仁一眼，好奇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苏仁道：“老爷你且想：这凶犯必是周玉儿熟识的人，他二人之间或有仇恨、怨隙、纠葛，此是其一。其二，死者周玉儿手中紧紧握着那个荷包，想必是遇害前全力挣扎，无意中抓夺到手，此物与凶手必有关联。”

苏公笑道：“依你这话，只需找到这荷包的主人，便知道真凶是何人了？”苏仁连连点头道：“正是。不过那凶犯也可能在山旁杀了周玉儿，而后替他换了鞋履、裤裙，如此也可能没有泥垢。”苏公不由一愣，点头笑道：“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曾想你竟有这般才干，待到了府衙，令你做个三班捕头，岂非湖州百姓幸甚。”苏仁憨厚地笑着。

谈论间，主仆二人入得街巷，却见有乡人奔走相告，街头门前，街坊友邻，张王李赵，三五成堆，你言我语，猜测事由，众说纷纭，有好事暗笑者，也有唾津不耻者。苏仁就前向一个老翁询问周玉儿家的所在。那老翁脸色微变，上下打量苏公二人，露出不屑的神色。旁边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只是冷笑不止。一个过路的庄民停下来好奇探听，因他刚才在案发现场，一眼就认出了被钱老先生称作大人的苏公，急忙热心上前，请求为苏公引路。

苏公主仆随同那庄民，绕过几户人家，来到一家村舍前，那庄民指点说这就钱贵的家。苏公谢过庄民，但见竹篱瓦舍，柴扉半掩，鸡鸣狗吠，屋舍前有一口池塘，浮萍点点，岸旁三四株垂杨柳树，杨柳条下鸭鹅凫游，树下晾晒着一杆衣服。苏仁呼唤再三，方有一个老妇人拄杖走出来。那老妇人两鬓斑白，银丝缕缕，面容平淡，询问苏仁来因。

苏仁不由一愣：这老妇人怎的会是周玉儿的婆婆？莫非是那庄民蒙骗我等不成？或是这老妇人丝毫不知儿媳亡故的事？或是钱孝所派遣的人还没有将噩耗传与老妇听？否则，这老妇人何以如此平淡安宁呢？

苏公看老妇人满面辛劳神色，似乎是家务繁忙所致。苏仁上前打听，确认清楚是钱贵的家，这老妇人确实是钱贵的母亲、周玉儿的婆婆。老妇人道：“不知这位员外光临寒舍有何贵干？莫不是来找我儿钱贵的？”苏公作揖道：“不是。特为周玉儿而来。”老妇人脸色顿变，愠怒道：“看你等知书达理，饱读圣贤之书，说话怎的如此轻浮，端的是有辱斯文？”

苏公急忙辩解道：“老婆婆错怪了。老婆婆可知你儿媳现在何处？”老妇人怒道：“哼！这贱人现在何处，与老身何干？”苏仁道：“莫非老婆婆还不知晓，他已死了？”老妇人冷眼笑道：“他死与不死，又与老身何干？与你等何干？”苏仁诧异道：“老婆婆怎的这般说话？他好歹也是你家中人，你的儿媳。”老妇人怒道：“这等贱人在我钱家，败坏我钱家的名声，有辱我钱家的列祖列宗，是我钱家的耻辱。”老妇人咬牙切齿，手中木杖戳地，嘭嘭作响。

苏公料想这周玉儿平日行为放荡，故而招致老人如此痛恨。苏公叹息道：“常言道，人死万事休。周玉儿今既已死，往事便烟消云散，何必如此耿耿于怀？老婆婆且息怒，以免伤了心肝。老婆婆，在下前来只为了打探一桩事情。”老妇人道：“这位员外，请屋内说话。”引得二人进了屋来，搬了两把椅子，又沏了两碗茶，老妇人坐下身来，道：“员外有话请说。”苏公叹道：“闻听乡人闲言，那周玉儿似乎行为不端。老婆婆为何不早将他休出家门，反而留他下来，却要忍受他人的闲言碎语呢？”

老妇人闻言，嗟叹不已，老泪长流，呜咽道：“员外有所不知。这妇人生性泼辣，十分厉害。悔不该当初信那牙婆的话，以为是贤淑之辈。唉，也是合当如此，我那不争气的贵儿，见了这女人，竟如苍蝇见了腥血一般，哪里还舍得下？过门时，尚还无事。一年半载后，竟露出本来面目，家中粗细，一概不问，贪吃好睡，说寒道苦，咆哮尊长，叱骂丈夫。去年，我儿自去湖州城做些胭脂花粉营生，一旬半月难归一次。这妇人竟益发不像样了，整日涂脂抹粉，着意梳妆，与后生泼皮调笑，暗中出入。老身言语点拨，苦心规劝，反遭恶骂。街坊邻里早已流言蜚语，待我儿回来，老身将情形一一告诉他。我儿又问那女人究竟，却不料那女人哭哭啼啼，反怪罪老身，只说老身日日刁难责怪于他，不敬家长，两道三

科，无端生事，不曾有出，想断钱家的烟火，如此等等。我儿竟似服了迷魂汤水，深信不疑，反劝说老身。因我儿庇护于他，他益发肆意妄为。我钱家祖宗先列的名声尽毁于这女人手中。在老身眼中，这淫贱女人早已不是我钱家人了，他是死是生与我钱家何干？”

苏公颇有同感，道：“事虽如此。可他恶不至死，其中事由须查问清楚。真凶必当伏诛。敢问老婆婆，这周玉儿平日里常与甚么人来往？”老妇人摇头叹息，道：“这些羞丑的事，老身丝毫不知。不如去问左右邻里街坊，或可知晓。”苏公道：“近几日来，你家中可有反常的事？这周玉儿有何异常举动？”老妇人思索片刻，摇头道：“不曾有的。不过，前几日，老身见那街上的屠夫孙三郎曾与他有过争吵。”

苏公询问详细。老妇人道：“前日午后，老身自街头五味铺回来，远远看见屋舍前，孙三郎正与他争吵不休，他大骂不止。那孙三郎似乎不敌，见老身归来，便住了嘴，然后从老身身旁走过，老身见得他面红耳赤，眼含凶光，口中骂骂咧咧地走了。”苏仁问道：“那孙屠夫为人如何？”老妇人鄙夷道：“也不是甚么正经角儿。老身问那贱人争吵缘由，他说是孙屠夫赖他那日买肉少了五文钱，故而争吵起来。”

苏公问道：“这几日，你儿钱贵可曾回来过？”老妇人答道：“我儿离家已有月余，不曾归家，也没有书纸口信捎回来。前日，老身去了那五味铺，央求钱掌柜趁便捎信与我儿。因那钱掌柜与我儿颇有来往。”苏公问道：“书信是何人写的？”老妇人道：“是老身授言，侄儿所书。”苏公问道：“老婆婆，你最后见得周玉儿是何时？”老妇人道：“那贱人昨日在家中懒睡了一日，吃过晚饭，又进屋去睡，老身也熄灯歇息了，却久久未眠。后来听得那贱人房中有些声响，似有脚步声。老身气恼不已，知晓那贱人又想外出，不多时，听得开合门声，想是那贱人已经离去，今早起来便不见了他。”

苏公道：“这之前，老婆婆可否听到其他异常声响？”老妇人摇头道：“不曾听得。”苏公道：“周玉儿夜间出门时，约莫是甚么时辰？”老妇迟疑片刻，思忖道：“估摸是戌时左右。”苏公又道：“歇息之前，你家中门窗是否关闭严实？”老妇人点头道：“灶中熄火，门户上闩，老身必亲自检点，多年来不曾有误，绝不会有半点差池。”苏公又道：“那周玉儿是否有头饰手镯之类？请老婆婆查看，是否缺少？”老妇人喃喃道：“那贱人最喜欢打扮收拾，涂脂抹粉，穿金戴玉。”

说罢，老妇人起身，引苏公二人入了室内，查看一番，果然少了几件，想必是穿戴在身。苏公见物什中有一个荷包，拿在手中，看了一番，问道：“周玉儿可另有一个荷包？”老妇想了片刻，道：“似不曾有，只这一个。”

苏仁忽然想起，现场那妇人头发散乱，并没有见得首饰手镯之类，心中钦佩不已：老爷果然心细如发。那妇人身着艳丽，焉有不戴首饰的道理？如此说来，

那首饰必是被凶手掠走了。莫非那凶手是见财起心？

苏公又问了些闲话，没有其他疑问，随后起身告辞。苏仁跟着出门，紧随苏公，道：“老爷，我等当先回客栈，以免夫人惦念。”苏公微微点头，出了竹篱笆，迈步向前。苏仁诧异道：“老爷，我等来时走的似似乎不是这条道，而是那方那条道儿。”苏公一愣，抬头辨看，原来道路分左右两方，便转身沿着原路往回走。

苏仁低声道：“适才听钱母之言，这妇人生性淫荡，又是一个悍妇，或是有几个奸夫，争风吃醋，其中一厮争宠不成，恼羞成怒，故而起心杀人，然后背负尸体，抛在庄外山脚，他又贪图小利，剥去了尸身上的首饰。”苏公笑道：“奸夫火并，不无可能。不过，我看这老妇人面容平静，淡然处之，眉目间似有隐瞒欺诈之色，大为可疑。”苏仁不曾察觉，不解道：“莫非老爷疑心这钱老妇人不成？这老婆婆行走缓慢，气力不接，怎的有力气行凶杀人？”

苏公笑道：“他一个老妇人自是不可能。可他那儿子钱贵呢？”苏仁辩道：“那钱贵尚在湖州城内，莫非他能如神仙一般飞来杀人？”苏公淡然道：“钱贵在湖州城中，已有一月未归，消息全无。他老母尚且不知，其余人等又怎知他是否确在湖州城呢？众乡人都以为钱贵尚在湖州城，这正是他的诡计，给人一种假象。试想那钱贵乔装改扮，偷偷潜回家中，隐匿起来，待见到周玉儿偷情养汉，便痛而下手，又抢掠首饰，伪装成劫财的假象，而后又匆匆赶回湖州城，也未可知。”苏仁闻听，思忖不语，喃喃道：“老爷所说也有可能。”

苏公、苏仁回得客栈，夫人问及白马湖美景如何。苏仁说并不曾去得，并叙说了山脚命案，夫人等家眷都吃惊不小，追问详情。苏公用过早饭，正品尝茶水。只见店主急急进来，道：“客官老爷，你可是姓苏？”苏公微微点头，道：“正是。不知店家有何见教？”店主忽然长揖在地，道：“不知是太守苏大人光临寒店，若有不周之处，万望大人见谅。”苏公连忙托起店主，道：“店家言重了。快快请起。”店主道：“大人，店外有人求见。”苏公愣道：“是何人？”店主回道：“是湖州府衙的四名端公爷，还有本地乡绅、地里保正。”苏公道：“快快有请。”

店主返身出去，招呼众人，引进堂内。前后约莫十余人，其中便有那私塾钱孝先生。当先四人身着公差服饰，自是衙门中人。众人齐齐施礼。苏公请众人坐下。当先一名公差，约莫四十岁，浓眉大眼，虎背熊腰，上前拱手施礼道：“小的见过大人，小的李龙，是湖州府衙班头，奉张大人之命前来办理钱家庄命案。闻说新任太守大人在此，特前来拜谒。”李龙说罢，一个乡绅出列躬身道：“草民钱良，闻钱老先生所言，方知苏大人光临敝庄，然正值凶案发生，惊动了大人，小人惶恐不安，特来请罪。”苏公见那钱良身着锦衣，体现福态，当是富贵人家。

苏公欠身道：“有劳诸位乡邻相望。”大伙言语客气一番，起身告辞，独留下四位公差。除李龙外，其余三人是班头赵虎，公差吴江、郑海。苏公道：“本府今在上任中途，尚未坐堂。你等都是张大人所差。此次办案，你等可放手行为，不必有所顾忌。本府自当与诸位齐心协力，同保湖州百姓平安。”李龙急忙起身，道：“大人过谦了。小人早听张大人说及，大人乃当世名士，鹤鸣九皋，衙官屈宋。天下文人谁不知晓？我等是粗人，不识礼仪，凡事愿听从大人调遣。”苏公道：“万万不可。凡事相互切磋商议为是。”四人受宠若惊，起身齐道：“我等愿听大人调遣。”

苏公道：“诸位请坐。我等公门之人，都应为国而想，为民而生，不必多言其他。不知各位对此凶案有何看法？不妨说与众人来听，一同商讨。”李龙道：“小人已查看过尸首，那妇人是被人掐死的，没有奸污迹象。据庄客说，那女人唤作周玉儿，生性风骚。我等以为，他的死或与此有关。”苏公微微点头，道：“此案当自此入手。那奸夫或许不止一人。其中有一个屠夫，唤作孙三郎，前日曾与死者有过争吵，颇为可疑。”赵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等立即将那孙三郎拘来盘问。”

苏公道：“李班头，此事交与你办。此外，我还需一人赶回湖州城，查找一个胭脂花粉小贩，此人唤作钱贵。须查明他这两日的详细行踪。”李龙道：“此人是死者周玉儿的丈夫。小人检验尸首时，他便在一旁哭泣，据乡人道，这钱贵刚从湖州城赶回。只要大人一声吩咐，小人便将他唤来问话，何必再回湖州？”苏公道：“我自有理论。谁愿代替苏某前往？”赵虎上前道：“小人愿去。”苏公道：“有劳赵班头。此去湖州，务必查明钱贵夜间的行迹。你可省得？”赵虎道：“小人明白。”

苏公又道：“赵爷此刻即可起程。”说罢，忽又想起甚么，急问道：“你等察看周玉儿尸首之时，可曾见得他手中有一个荷包？”李龙道：“有的。小人想那死者临死之时，握着此物，必是紧要的物什，故而收在包中。”随即自包袱中取出荷包，呈与苏公。苏公细细看来，然后收入袖中。

二 风流命案

赵虎领命直奔湖州城，不言。

且说苏公令郑海于街坊四邻查探，李龙、吴江前去传唤屠夫孙三郎。三人去后，苏公交代苏仁，令他先行护送家眷前往湖州城。苏仁答应，吩咐家人，收拾行装，离店去了。苏公闲坐店中，端碗品茗，隔窗而望，却见街中人来人往，甚是热闹，卖烙饼者、卖豆腐者，挑担穿街入巷；卖柴火的、卖小菜者、卖杂货者，叫卖之声不绝于耳。

忽然，苏公看见客栈门外一人探头探脑，极目张望。苏公心中疑惑，起身来，迈步出门，那人见有人出来，回身便走。苏公叫声“且住”。那人回过头来，神色尴尬。苏公喝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来此做甚？”那人约莫三十左右，面相憨厚老实，似因心怯而面有惧色，急急巴巴道：“请、请问苏大人可在？”苏公一愣，道：“你找苏大人何事？”那人嘀咕道：“我有要事相告。”

苏公道：“我便是苏轼，你且进屋来说。小二，请倒茶来。”那人惶恐不已，站立一旁，低头道：“小人听说大人审理命案，想起昨夜情形，十分可疑，就来告知大人。”苏公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家居何处？昨夜情形，如何可疑？”那人道：“回禀大人，小人冯二，家住在庄旁三眼井侧。昨夜，小人身体不适，早早睡了，夜间起来便溺，蹲在屋后的茅厕中，忽然听到女人惊呼声，小人吓得半死，以为有鬼。”

苏公问道：“你那屋后是甚么地方？”冯二道：“是一条小道。一端交庄外大道，一端通往街镇。”苏公问道：“那时刻约莫甚么时辰？”冯二思忖片刻，摇头道：“细节时刻，小人不甚清楚。”苏公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可有其他异常？”冯二道：“随后有些声响，小我不敢多听，大声咳嗽来壮胆，然后就急急回房睡了。今早闻听庄中凶案，思量那声响似是厮打之声。”苏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速速引我前去。”

冯二引苏公出了客栈，穿过街坊，拐入了一条狭窄弯曲的小道。小道两旁杂草丛生，树木茂密。蜿蜒而行，片刻，树林中隐见一处茅舍，正是冯二的家。路分两支，一支伸向茅舍，一支延伸向前，冯二指点道：“就在前方。”引苏公往前走，转到房屋后侧，却见前方小道与大道交接。冯二道：“小人估摸便在此处。”苏公令冯二止步，探身察看四下，忽见小道左侧有异常，草木有折断、伏倒迹象，显然是被重物压负所致。

苏公弯下身来，细细辨看，猛然看见草丛中一闪，似有物什，急忙拨开一看，却是一只发簪。苏公思忖：此簪或是周玉儿之物？如此说来，冯二听到的女人惊呼声，便是周玉儿被害时所发出的声音。如此漆黑夜里，那周玉儿来这僻静之处做甚？是与人相约？还是路经此处，遭人伏击？凶犯谋害周玉儿之后，或是听到冯二的咳嗽声，心惊胆战，害怕事情败露，便移尸他处？凶犯是周玉儿所约之人？或是早有杀机、暗中跟踪之徒？还是意外相遇、突起歹心之辈？

苏公思量时，忽见草丛中有些许白色粉末，大小长短不一，或如一两粒米许，或呈晶状、或呈粉末状。苏公细心拾起，置于手掌中，左右辨认。苏公用一方手绢包将起来，置于袖内。

苏公出了小道，立于大道当中，询问道：“周玉儿家在何方？”冯二道：“在小道右方，沿这大道片刻可达，他家就在街坊后面。”苏公心中暗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那时几将走错。”又问道：“这大道往前可通哪户人家？”冯二回答道：